



邓世昌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激励将士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于是率「致远」舰直冲日舰「吉野」，不幸战舰中敌鱼雷而沉没，与全舰多数官兵为国捐躯。

旅顺口系列小说

董志正 著

DONG
FANG

東方風雲

FENG
YUN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旅顺失陷，日军在旅顺进

行持续四天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大惨案。全市死尸重重叠叠，零零落落的手、

脚，到处皆是，遇难市民约二万人。

李鸿章





国防大学 2 060 7455 8

旅顺口系列小说

東方風雲

董志正 著



(辽)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风云:旅顺口系列小说/董志正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4.5

ISBN 7-80612-011-4

I. 东…

I. 董…

Ⅱ. 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N. I247.53

东 方 风 云 (上下册)

董志正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23号 大连海运学院印刷厂印刷

字数:650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625

印数 1—3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新民

版式设计:李 鹏

封面设计:关 伟

责任校对:王恒田

ISBN 7-80612-011-4/I·5

定价:19.80元

我把《东方风云》作
为一束小花，献给长眠于
旅顺“万忠墓”下近两万
名遇难同胞和甲午战争
中所有牺牲的烈士。

——作者

内 容 提 要

十九世纪末期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而腐败的清王朝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制度，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对外推行媚外的妥协路线。1894年中日甲午一仗，中国军队遭到惨败。旅顺口系列小说之一的《东方风云》所叙述的就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甲午败绩的历史故事。其中既有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又有朝廷内部帝后之间的勾心斗角；既有爱国将领和广大民众的英勇反抗，又有慈禧那拉氏、李鸿章之流的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作者真实地记录和艺术地表现了旅顺口大屠杀、北洋海军舰队覆没、《马关条约》签订的内幕。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一部民族悲壮史的忠实记录。

目 录

第 一 章	校阅海军	(1)
第 二 章	朝鲜告急	(35)
第 三 章	丰岛海战	(57)
第 四 章	列强调停	(83)
第 五 章	寻机开战	(113)
第 六 章	海军备战	(127)
第 七 章	易帅之争	(148)
第 八 章	黄海海战	(170)
第 九 章	祭奠英烈	(206)
第 十 章	鸿章获谴	(237)
第 十 一 章	毅军赴边	(267)
第 十 二 章	抢修军舰	(298)
第 十 三 章	日军登陆	(326)
第 十 四 章	邦道乞师	(354)
第 十 五 章	石门阻敌	(383)
第 十 六 章	保卫金州	(411)
第 十 七 章	大连湾失	(443)
第 十 八 章	慈禧庆寿	(464)
第 十 九 章	旅顺告急	(478)
第 二 十 章	舰队离旅	(496)
第 二 十 一 章	土城之捷	(528)
第 二 十 二 章	争夺旅顺	(556)

第二十三章	旅顺屠城	(582)
第二十四章	宋庆南援	(609)
第二十五章	毅都侦探	(644)
第二十六章	旅顺遗恨	(686)
第二十七章	拒使诱降	(721)
第二十八章	“北洋”覆没	(747)
第二十九章	马关之辱	(785)
第三十章	遥望旅顺	(821)

第一章 校阅海军

1894年5月11日。风和日丽，春光明媚。

午后两点半钟左右，老铁山岬外洋面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海军舰队。场面雄伟壮观，气势非凡。各舰艇均油漆一新，高悬国旗、舰旗和信号旗。五彩缤纷的旗帜迎风招展，格外醒目。

这支长长的舰队集中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全部精华，正由老铁山岬向东面的旅顺口方向浩浩荡荡地驶进。首舰是北洋舰队的旗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坐舰定远号。依次是镇远、济远、致远、经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诸舰。其后是由记名总兵余雄飞率领的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3舰。行驶在最后的是由记名提督袁九皋和总兵徐传隆分统的南洋舰队的南瑞、南琛、镜清、保民、开济、寰泰6舰。另外，还有10只鱼雷艇分3队行驶在舰队前、中、后两侧，护卫着舰队。近30艘舰艇一字纵阵排开，舰距100米，航速减至5海里。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三年钦派大臣会同校阅海军一次。北洋海军舰队正式成军3年后，即1891年春，海军衙门曾奏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进行了首次会校。这一次是第二次会校。根据海军衙门的奏请，钦定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与盛京将军帮办定安进行会校。这是海军衙门有意给李鸿章以特殊的荣誉和权力，把中国拥有的3支海军舰队都交给李鸿章校阅。这是李鸿章早就梦寐以求的，并很容易地到手了。李鸿章认为，他虽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实际上，他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统帅。

李鸿章于前天自天津乘海晏轮抵大沽。昨天，自大沽起锚，亲率北洋、广东、南洋3支舰队经渤海驶来位于黄海沿岸的旅顺口。

李鸿章特邀英、法、德、俄4国海军将领到大连湾参观海军演习。李鸿章的本意是，让这些外国海军将领们欣赏一下中国新式海军舰队的精彩表演，以便增强他们对中国新式海军实力不可轻视的印象。

盛京将军帮办定安于昨天已从奉天驰来旅顺口，以便恭迎李大帅的到来。听到海军舰队已驶过老铁山岬，定安便率领驻旅顺军队的各统领、各局总办、会办等共20余名官员，登上一只小火轮，驶出口门外恭迎李大帅亲率海军舰队的到来。

4只鱼雷艇飞驶至老铁山前洋，一起鸣炮3响，以示隆重的迎接仪式的开始。接着，4只鱼雷艇便调转艇首，飞驶到黄金山前，与已在那里排列的威远、康济、敏捷3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欢迎舰队。

李鸿章的坐规定远号刚驶入旅顺口西海岸，口门西岸的3座海岸炮台，自西而东，每台鸣炮3响。待规定远号驶近旅顺口门时，口门东岸的3座海岸炮台亦照式鸣炮3响。

待帅船停驶后，定安率领旅顺口各统领、各局总办、会办等20余名官员，各持手版登船禀谒。拜谒时龚照珩站在李鸿章身后一一介绍。四川提督宋庆、亲庆军总兵黄仕林、张光前、毅军分统马玉崑、宋得胜是李鸿章早已熟悉的，李鸿章均问几句什么话，以示亲切和关怀，对那些不熟悉的，他只是点点头，什么也不说；对其他官员他甚至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禀谒仪式完毕，李鸿章只留定安于帅船上，其余人员均回到原来的小火轮上。

港口领航官登帅船叩见李大帅，然后，引帅船徐徐入港。

两名亲兵搀扶李鸿章从舰舱里出来，请他到前甲板中间安放的太师椅上入座。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盛京将军帮办定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旅顺口水陆营务处候补道龚照珩等均站在李鸿章的身后。

坐在开阔的前甲板上，使李鸿章能目睹周围的一切。尽管这样，亲兵还是递给李鸿章一架望远镜。龚照玕微躬着上身，随着李鸿章手里望远镜镜头的转动，介绍说：“请大帅看，自旅顺船坞后墙起沿北岸经过西栅门至白玉山前，排列着毅军各营官兵组成的欢迎队伍，自船坞沿澳南岸至东人字墙为止，那是亲庆军总兵黄仕林所部各营官兵的队列，在欢迎大帅的到来。”

“看见了。”李鸿章说。

当帅船驶至与老虎尾尖端一齐时，白玉山前半坡上升起了号旗，列队在口岸周围的陆营官兵们举枪先放了3排枪，次放3排枪，又放3排枪。这三三见九，取的是吉利之意，也标志迎接的隆重。李鸿章脸上露出了可察觉到的满意笑容。

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周围的群山，一片嫩绿，充满着勃勃生机。港湾里一泓碧波，在夕阳的映照下，撒金跳银，耀眼夺目，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使这个天然良港更加秀美，更加壮观。

李鸿章的心情很好，在这明媚春光里，来到了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海上交通要冲的旅顺口，这个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里而今集中了他花费近20年的时间惨淡经营出来的两颗近代化的军事王牌：一是在远东堪称第一流的旅顺口海岸炮台；一是近代化的中国北洋海军舰队。再加上中国最有战斗力也是数量最多的淮军，他实际上是中国陆海军的统帅。不论军机处的王公大臣们怎样议论怎样决定，没有李鸿章点头认可，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议论过，什么也没有决定过。在朝廷内外的权力激烈斗争中，有了陆上海上军权，使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还有，他有慈禧太后作靠山，在帝后日益尖锐的斗争中，他就觉睡得稳，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宝座也坐得稳，不像别的大臣们那样惧怕被排挤出去。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但是，他对朝鲜局势的变化还有些担心。这种担心时时干扰他的良好心情。

各舰艇停泊后，陪同李鸿章自天津同来旅顺口的主要随员都

等候在北洋海军提督行辕大门外：北洋前敌营务处、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前任津海关道刘汝翼、旅顺口水陆营务处兼旅顺口船坞工程局总办、直隶候补道龚照珩、山东海防营务处道员李正荣、天津军械总局总办张士珩、大沽船坞顾元爵等，都从舰上下来，排列在旅顺口北洋海军提督行辕门前两侧，恭候李大帅和定安帮办的到来。尽管经过一昼夜的海上颠簸使他们有些乏倦，然而顺利抵达旅顺口，尤其是经过刚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使他们都感到有些兴奋，互相交谈着、议论着。其中，最兴奋的要属龚照珩了。他是专程赴天津恭迎李大帅的，又陪同李大帅到当今中国最先进的军事要塞旅顺口这个属于他的辖区里，刚才的欢迎仪式，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杰作，他感觉到人们都用羡慕的目光瞧着他，特别是李大帅很满意，怎么能不使他兴奋呢。

过了不到一刻钟，一名执事匆忙跑过来，向龚照珩禀报：“李大帅的轿子马上就到！”

随员们整理自己的衣冠，引颈朝道路的转弯处望着。仪仗队出现了：8名排刀手在前，8名虎叉手在后，接着，是令字旗、帅字旗、马伞一柄，8抬的绿呢大轿在缓缓地有节奏地移动着。后面跟着8名马枪手，再后而是从大连湾铭军那里调来的一哨马队，担任警戒任务。

从船坞北门口至北洋海军提督行辕处不过半里多路，道路两旁排满了岗哨。将军山上也设了了望哨，真可谓戒备森严。这与其说是为了防刺客，莫如说主要是为了显示朝廷权臣的威严与权势，是无论如何不能从简的。

定安的轿子在后面，亦同时赶到。

两个亲兵把李鸿章从轿子里搀出来，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欢迎的队伍，便昂首阔步地走进行辕的大门。丁汝昌请他进正厅首座坐定，才让定安在一个侧座上坐下来。

随行要员们进入正厅，分左右两排站立。

进茶，请安毕。李鸿章说：“诸位请坐。”

随员要员们才都坐了下来。

李鸿章威严而庄重地说：“本帅自天津启程，经大沽至旅顺口，3天来天气晴朗，一路顺风。自上次来旅顺校阅海军，已过3载，水陆各营技艺当有精进，各项规章制度已更臻完善，调度应更加有方。此次校阅应一切顺利，成绩显著。”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说：“回禀中堂大人！自接到校阅敕命后，卑职亲率北洋诸舰进行了严格操演，校阅必定能取得优异成绩。”

李鸿章点了点头，说：“每一课目都必须准备周到，不得出一点纰漏。”

“是！”丁汝昌挺了挺胸脯，答道。

南洋舰队的记名提督袁九皋说：“禀报中堂大人！南洋舰队诸舰均按校阅章程进行了操演，届时必不致落后。”

“本帅要求精确无误，想必不会使本帅难堪吧？”李鸿章在途中操演时观察了南洋诸舰的表演，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说出的话还算比较客气。

记名总兵余雄飞说：“回禀中堂大人！广东舰队舰少力薄，在此次校阅中，力争不出纰漏。”余雄飞的脸色有些涨红了，因为他心虚，所说出来的话也不硬气。

“你的上司曾致函本帅请求通融照顾。本帅肯通融照顾，不知打起仗来，敌人也肯通融照顾么？”李鸿章严厉地说，表情极冷淡，“如果校阅中出了差错，本帅唯你是问。”

“是。”余雄飞有些不服气，但又不敢顶撞李鸿章，只是简单地回答一个“是。”

正厅里的气氛很严肃，刚才在等待李鸿章时的心情也都被李鸿章的几句话给破坏了。李鸿章用严峻的目光看了一下在座的属员，郑重地说：“这次校阅不比以往，此次本帅特邀几位外国海军将领前往大连湾观看海上操演。一旦出了纰漏，岂不是把脸丢在外国

人面前，贻笑四海。望诸位定要谨慎从事。”李鸿章停顿了一下，他正在考虑该不该把朝鲜半岛局势的严重性说出来，最后还是决定给在座的属员一个暗示，既不要给僚属们惊慌失措的印象，又不是麻痹大意的感觉，而是一种洞若观火的战略家的体察，“诸位定有所闻，自朝鲜东学道乱匪蔓延以来，朝鲜朝廷束手无策。匪患不足惧，一旦需要，只要派出数千军队便可一举荡平。可忧的是，日俄诸国正在寻找时机，派兵干涉，朝鲜之事便棘手了。因此，在这种局势下，借校阅之机充分显示我国的军事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望诸位能体察本帅的深意和良苦用心。”

随员们既很惊异，又很佩服中堂大人的远见卓识。李鸿章又问：“明天开始的校阅都准备就绪了吗？”

“回禀中堂大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龚照珩答道，看了一下李鸿章的脸色，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出来，“毅军统领四川提督宋庆、亲庆军总兵黄仕林、张光前等待请示明天的阅操事宜。”

李鸿章说：“各位下去歇息吧。”

随员们和3舰队统领们告辞退出正厅。

宋庆、黄仕林、张光前等走进正厅，李鸿章让了坐。他们便坐了下来。

李鸿章说：“从明天起的阅操，照已定规章办理，不得有误。诸位驻防旅顺口有年，督修炮台、防御工事，操练士兵，防守渤海门户，勤苦有劳，本帅日夜挂记在心中。校阅后，须加速防御工事的修筑，尤其是旅顺后路的防御工事，务必使诸台垒连成一气，构成无懈可击、无隙可乘的防御体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东邻朝鲜匪患益炽，日、俄诸国正欲插手其间，诸位不可掉以轻心。兵书云：‘有备无患’，即此意也。”

宋庆说：“容卑职谈一己之见。”

李鸿章客气地说：“祝三兄有何高见，但说不妨。”

“日本乃一弹丸之国，但虎狼之心早已昭然若揭。20年前，侵

我琉球、台湾；后又插手朝鲜。此次趁朝鲜匪患，必插手无疑。依卑职之见，速发兵朝鲜，既可协助朝鲜王平定匪患，又可防止日本染指朝鲜。不知中堂大人以为然否？”宋庆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以能够得到李鸿章的称赞和支持。

李鸿章却说：“祝三兄的意见不无一定道理，但却不能付诸实行。欲染指朝鲜者，非日本一国，列强均不肯错过机会，必产生摩擦，我利用其矛盾，周旋余地很大，只有推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才能收到坐山观虎斗之利。”

宋庆对李鸿章的观点根本不同意，但又不好当众冒犯他，只好拐弯抹角地说：“此次校阅邀请诸国海军将领来观看，岂不毫无意义？”

“非也。这叫只拉弓不射箭。”李鸿章很得意自己的比喻，解释说，“校阅以张我军威，这叫只拉弓，衅不自我开，不射箭可争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

书办进来，禀报：“老爷！汉纳根先生前来求见。”

宋庆等知趣地告辞了。

李鸿章在天津时，就打算到旅顺口后一定抽出时间接见汉纳根，一叙阔别之情，二转达其岳父大人德璀琳的问候。他不约自来，便说道：“快让他进来！”汉纳根从外面走进来，没有明显变化，因此，李鸿章一眼就认出来了。

汉纳根请了安，又同李鸿章握了手，说道：“我不请自来，为的是给中堂大人请安，但愿没有打乱中堂大人的安排吧？”

“哪里！哪里！我在天津时就打算到了旅顺口同你见见面，叙阔别之情，还有德璀琳先生请我转致问候。你好！汉纳根先生！别来无恙？”李鸿章亲切地说。

“启禀中堂大人！托大人洪福。卑职一向健康得像一头犍牛一样。”汉纳根高兴地答道。

李鸿章发现，汉纳根对中国官场上的规矩了如指掌，运用得十

分熟练。只是答话中的后半句“健康得像一头犍牛一样”，还带有普鲁士人的豪爽幽默风格。面前的这个洋人，是他很熟悉又很器重的人。16年前即光绪五年，作为德国退役工兵少校的汉纳根，经过驻德公使的推荐来华。当时只有23岁的汉纳根曾作为秘书和副官留在总督府。当时秘书和副官有好几名，唯有汉纳根是外国人，曾受到一些人的挑剔，他没有改变主意。不过，汉纳根作秘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后来因设计和督修旅顺口黄金山新式炮台的需要，便把他派了出来。从那时起，汉纳根设计和督修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诸海岸炮台。转眼之间16年过去了。汉纳根由一个青年变成了近40岁的中年人。从外貌上看，汉纳根仍保留一脸英俊之气，只是嘴巴上的髭口更浓了些，给人和蔼可亲、精明干练的印象。他身着清军官服、头戴暖帽、足蹬布靴。如果不是鼻子高了些，眼睛蓝了些，人们可能认为他是一名地道的中国军官呢。

李鸿章让汉纳根坐下，又寒暄了一阵子，才把话题转到正题上：“大连湾海防工程已告竣工。这次特邀英、法、德、俄诸国海军将领前往大连湾参观舰队演操，如果届时邀请他们参观大连湾诸炮台，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呢？”

“他们参观大连湾诸炮台后，一定会称赞中堂大人筹防有方。我可以向中堂大人保证，他们还会为诸炮台的坚固精巧惊讶不已。这些炮台在东方是无与伦比的。”汉纳根十分有把握又得意洋洋地说。

李鸿章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相信汉纳根的话，也包含着汉纳根“称赞中堂大人筹防有方”的话，然后，问了一些生活上的事，以示关怀和亲密。接着，便端起了茶碗。汉纳根懂得这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便知该告辞了，说了声：“请中堂大人歇息，卑职告辞了。”说完，便退了出来。

5月12日，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天刚放亮，旅顺市区便比往日异常热闹起来。

毅军和亲庆军诸营官兵们准备受校阅，起得比平时早一个钟头，心情有些紧张但又很愉快。特别是那些入伍时间不久的营勇们，渴望见识从未经历过的场面，但又怕校阅时出纰漏。

市区及周围十里二十里乡村的百姓们，一大早便吃了饭，带着干粮，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像赶庙会一样，往大阅兵场聚集，等待观看大校阅。

6点钟刚过。亲庆军6营弁勇们，在营哨官的率领下赶往站岗地段。他们站岗的地段，南自船坞工程局北围墙起，沿南城墙外西街，经白玉山东麓往北，至宋庆官邸左侧为界。弁勇们沿街两侧排列起来。

宋庆毅军4营担负自宋庆官邸左侧沿金旅大道往北直至三里桥的演武厅前，也沿街道两旁排列。在宋庆毅军以前，旅顺口驻军不多，因此在市区东南的一片空地上操演，那里原是明朝时的教场，又称校场。宋庆所属4营共2000余官兵，教场显得太小，故选三里桥龙河西岸一片盐碱地，修建了演武厅。演武厅四周筑有围墙，在盐碱地上加添了一些黄土，混合而成，既平坦又不起风沙。

8点3刻，李大帅的绿呢大轿在排刀、虎叉、令字旗、帅字旗、马枪队的引导下，出现在布满岗哨的金旅大道上，后面是骑在马上随员们，最后面由马队护卫着。当这支队伍浩浩荡荡行至演武厅东门时，早已等候在演武厅的军乐队奏起了欢迎曲。临时调来的行营炮队鸣炮3排9响，“轰隆隆”的排炮声震动着演武厅，在周围群山间发出悠长的回声。

李大帅的绿呢大轿抬至演武厅前才停下来，两名亲兵走近大轿，拉开轿帘，扶着李大帅出轿。李鸿章头戴一品朝冠，上面镶着一颗特大的宝石东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朝冠后面拖着三眼孔雀花翎，颤颤微微地晃动着；身着大红一品仙鹤朝服，外面罩着皇上特赐的黄马褂。

围观的百姓们，从未见过这样高贵华丽的官服，个个看得眼花

缭乱，连连咋舌，发出低声的赞叹。

演武厅装饰一新。阅兵台上铺着朱红色的地毯，刚油漆过的红柱子还散发出一股油漆味。校阅主帅李鸿章、帮办定安升座后，受阅诸统领和诸营管带们分两班参见。

参见毕，毅军统领、四川提督宋庆今天与平时不同，穿一身蟒袍走出排班，到了检阅台前。他已经 65 岁了，须发已斑白，但两道蚕眉横在眼睛上边，清瘦的面庞上刻着饱经风霜有些发皱的痕迹，仍挺直身躯，显得老当益壮。他在行一跪礼，双手递上操阵图，高声禀报：“呈上今天的操阵图，请大帅过目！”

宋庆身上的蟒袍是 8 年前李鸿章陪同醇亲王奕譞来旅顺口巡阅北洋防务时赏赐给他的。当时醇亲王奕譞检阅了毅军的操阵后，大加赞赏，盛赞毅军训练有素，为诸军之冠，当场便将自己身穿的蟒袍脱下来，赐给了宋庆。宋庆深感意外，受宠若惊，倒地叩头谢恩，感动得老泪纵横，从那时起，宋庆常以此殊荣鼓励毅军将士们勤加操演，以不负醇亲王的赏识、栽培之恩。醇亲王奕譞回到京城后还奏明光绪帝，降旨加封宋庆太子少保、尚书衔。太子太保、少保通称宫保，因系东宫大臣故称宫保。清朝不立太子，仅以太子太保、少保为高级官员的虚衔，衔虽虚，其荣誉却是很高的。今天，宋庆身穿醇亲王奕譞所赏赐的蟒袍，为了显示自己与醇亲王的特殊关系，也显示自己与旅顺口其他统领不同的特殊身份。

李鸿章见宋庆身着醇亲王赏赐的蟒袍前来参加校阅，立即懂得了宋庆的用意，慨叹宋庆真乃老当益壮，不自觉地增加了几分敬意，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点了点头，仅往操阵图扫了一眼，便说道：“照操阵图操演！”

宋庆退回排班。接着，宋庆的儿子宋得胜，手执令旗，走出排班，行礼毕，高声禀报：“毅军分统、总兵宋得胜请大帅下令开操。”

李鸿章仔细端详一下宋得胜，心里暗自赞叹：“几年不见，这后生越发英姿勃勃，真是将门出虎子。”于是，下令：“开操！”